

明儒學案卷四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繩祖

熊育鑫 熊育鏞

豫章後學

徐兆瀾 熊榮祖

周聯慶 蕭兆柄重刊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劉秉楨

李真實

陳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

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

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三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

頒行勅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叅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賃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闕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楨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

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先生
生於鎮海遷於龍岩晚定居於漳之玉淵成化十年
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
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
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真一言遂爲金柅康齋白沙終
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
沙言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哉山
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慎獨之說誠
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

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真
之言亦定論也

心學圖

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蓋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每點各作十點如旋螺轉而向左十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黑白點共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

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
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
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
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

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

太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
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
左中分其圈而爲黑黑外爲白白外復爲黑動之
右中分其圈而爲白白外爲黑黑外復爲白卽大

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
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
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
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
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
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
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
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

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作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卽復卦

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赤傳之禹禹以是精一

傳之湯湯以是

日躋

傳之文

紹熙

武

周公

待旦

孔子孔子傳之顏

心齋

曾

一貫思

尊德性

孟求放

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

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

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

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

又多失其真傳焉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卽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卽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潔

居家孝弟

廉恥禮遜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惟記誦舊文

務口耳之學

考文等等式

上等

考德各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

中等

如此則王拱辰夏竦不魁矣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

亦取考德名在上之上則考文雖下

必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

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

狀元矣

答書

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濫乎

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細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細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微密者也。今欲細繹之於繭。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麗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

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則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麤者耳得其麤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則物物皆不能繹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模則張張皆糊模心麤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渙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渙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渙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

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觀奧，皆有明轡。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荅周公載○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